

一张神秘合影引发两起“凶宅”官司

在一次惨烈的车祸中，一家三口死于非命，留下了一套130平方米的住房。为了替儿子还掉生前所欠债务，老父亲打算出卖儿子的住房。然而，买房人听说房子的主人死于非命后，都纷纷打了退堂鼓。万般无奈，老父亲只得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，然后再找机会出售。这一着很管用，房子真的卖出去了。交房之前，老父亲将房间认真收拾了一遍，然而，由于疏忽，他却将儿子和儿媳妇的一张合影落下了……

老父打算卖房还欠款

李树诚是湖南省怀化市的一名内退机关干部，妻子去世后，李树诚与独生儿子李忠云一同生活。与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，每天逗留放学回来的孙子，李树诚觉得生活又有了希望。

2005年8月的一天，李忠云带着妻儿至一农家山庄游玩的中途出了车祸，一家三口在车祸中身亡。在车祸中幸存的人每当谈起这事都为之色变，这场突如其来的家庭灾难更让李树诚承受不了，一夜之间头发几乎全变白了。

儿子死后，留给李树诚那套三室两厅的住房。由于住在这房里经常睹物思人，李树诚搬回了单位分的老房子里。

2005年11月的一天，一位名叫万松的人通过打听找到了李树诚。他拿出一张纸条交给李树诚说：“这是你儿子

生前借我的30000元的借条。”李树诚也知道儿子生前为了买房曾经向别人借过钱，现在看到别人主动上门讨要了，李树诚只得答应还钱。

为了筹钱，李树诚决定卖掉儿子的那套房。于是李树诚大街小巷张贴卖房公告。几天后，一位名叫吴仁的买房人找到李树诚。看过房子后，吴仁挺满意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。签订协议第二天，李树诚带着房产证来到房产局，随后，吴仁也赶来了。

正当李树诚喜滋滋地等待工作人员办好手续后就可成交时，突然吴仁提出异议：“咦，不对吧？这房产证上的名字怎么是李忠云呢？这房子你到底有没有产权？”工作人员见状，要李树诚讲清楚才能办，李树诚只得向吴仁说李忠云是自己的儿子。工作人员与吴仁要李树诚将儿子李忠云叫来，否则就不能办证。万般无奈，李树诚只得道出实情。吴仁一听这房子原来的主人一家三口全部死于车祸后，他马上不要房子了。

之后，又有几个人看到卖房公告后与李树诚联系，为了避免出现与吴仁类似的情况，李树诚非常诚恳地将实情告诉了前来购房的人，谁知买房的人一听，都不愿购买此房。

“凶宅”过户后顺利出售

房屋卖不出去，而万松几次打来催促还款的电话，李树诚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

2006年3月，李树诚向房产局房产管理部门交纳了6000元各类税、费后，以儿子

李忠云已死亡，自己是唯一的遗产继承人为由，将房屋的产权由李忠云变更为李树诚。李树诚恳求办证人员一定要替他保密，得到办证人员的承诺后，李树诚决定再次发布卖房的信息。

大约一个月后，李树诚的远房侄儿李忠水带着一个人找到了李树诚。来人名叫江桂龙，与李忠水同在一个单位工作。江桂龙老家在乡下，因家里负担重，买新房子他想都不敢想，听李忠水说他叔叔有套房子要卖，而且价格不是很贵，于是约上李忠水一起来看房。

看过房与产权证后，江桂龙挺满意，就是嫌贵了点。为了让房能顺利卖出去，李忠水当着江桂龙的面做叔叔的工作，要他在价格上少一些。李树诚当即表示同意，房价款由80000元减至78000元。江桂龙觉得李树诚比较直爽，也就答应了。双方约定几天后签订协议。

可到了签订协议的那天，由于江桂龙要到女朋友家里去订亲，需要花一笔钱，买房的钱出现了缺口，准备过后再谈买房的事，李忠水怕夜长梦多，出于帮叔叔尽快将房子处理掉的目的，于是他主动找到江桂龙说：“桂龙，买房的缺口到底有多大？如果不是很大，我借给你，结婚收了礼金时还给我就是。”对此，江桂龙非常感动，听说只有5000元的缺口，李忠水马上赶到银行取了钱交给了江桂龙，看到李忠水为了自己房子的事这样关心自己，江桂龙还有什么话说呢？于是当天与李忠水一道来到李树诚家，双方签订了

房屋买卖协议，约定由李树诚对该房屋进行清理腾空，随后一同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了房屋买卖过户手续。

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江桂龙马上对房子进行了装修。2006年10月，江桂龙与女朋友谢丽蓉结婚了，住进了这套房子。

一张照片吓坏新婚夫妻

2006年12月的一天，江桂龙突然心急火燎地找到李忠水说：“李哥，这可该怎么办？”当李忠水听完江桂龙的述说后，心里也不禁一惊。

原来，在向江桂龙交房前，李树诚将房屋认真地收拾了一遍，但由于疏忽，李树诚将李忠云与儿媳刘仁秀的一张七寸合影掉在了卧室的壁柜里。江桂龙请来的装修工在看到这张照片后，以为照片是江桂龙家掉的，于是将照片放进江桂龙新买来的衣柜里。后来，在搬动衣柜的过程中，照片掉进了衣柜夹层，所以江桂龙夫妇俩并没有看见。有一天，谢丽蓉嫌衣柜的摆放位置不正，于是夫妇俩就将衣柜挪动了一番。当天晚上，当谢丽蓉打开衣柜拿衣服时，那张照片突然从衣柜里掉了出来。谢丽蓉捡起来一看，不禁惊叫一声。

原来，谢丽蓉与刘仁秀是小学同学。巧的是，那次刘仁秀他们全家去农庄游玩，和谢丽蓉乘坐的竟然是同一趟车。谢丽蓉清楚地记得，临上车前，刘仁秀一手拉着儿子李波、一手挽着丈夫李忠云。刘仁秀与谢丽蓉打了招呼，并说到了目的地后大家一起玩。那次事故，谢丽蓉只是断了几根肋骨，但只要一想起刘仁秀一家三口的惨

状，她就全身颤抖。

刘仁秀夫妻的合影离奇地出现在自己的衣柜，谢丽蓉怎么也想不通。一连几天，谢丽蓉的情绪显得十分失常。她一再要求丈夫去弄个明白，这张照片到底从何而来？

江桂龙认为，这张照片肯定是由李树诚留在这里的。那么李树诚与照片上的人是什么关系呢？怀着试试看的想法，江桂龙来到公安局户政股一查，不查倒罢了，这一查让他大吃一惊：原来李树诚竟然是李忠云的父亲。江桂龙又来到房产局，经过查验他终于弄清了事情经过。当江桂龙将查证结果告诉妻子时，谢丽蓉更加害怕了。此后，晚上睡觉后，谢丽蓉总要求丈夫把自己紧紧抱住，尽管这样，她还是常常从噩梦中惊醒，搞得江桂龙苦不堪言。

李忠水将江桂龙安慰了一番后，他马上赶到李树诚的家向他说了这个情况。

房主当了被告当原告

就在李树诚忐忑不安之际，江桂龙果然找上门来了。他提出将房子退还给李树诚，要李树诚将买房款退给他。李树诚当然不肯答应。

见丈夫灰溜溜地回到家，谢丽蓉十分不满，她大骂江桂龙没用。江桂龙实在忍不住回了一句：“你有本事你去把钱要回来！”谢丽蓉看丈夫没办法成事还对自己冷嘲热讽，她操起手里的电视遥控器就朝丈夫头上砸去，顿时，江桂龙的额头上就绽开了口子，鲜血直流。江桂龙实在气不过，冲过去与谢丽蓉扭打在一起。

事后，哭哭啼啼的谢丽蓉负气跑回娘家。为了接回妻子，江桂龙费了好大的劲都没成功。最后还是岳父出来解围：“如果李树诚实在不肯退钱，你们还是想办法将房屋卖掉算了。”

江桂龙一听这倒是个办法，他于是紧急联系卖房。可是江桂龙不但没卖掉房，“凶宅”的名声反而传了出去。这下江桂龙没辙了，只得再次找到李树诚协商退房退钱。李树诚还是拒绝。

后来，经过岳父母做工作，谢丽蓉终于同意回家。然而每天深夜的噩梦时时将谢丽蓉惊醒，深受折磨的谢丽蓉一受到惊吓，就责怪丈夫无能。夫妻之间的摩擦与矛盾日益加深，“凶宅”彻底破坏了他们的感情。2007年8月10日，谢丽蓉干脆一纸诉状将江桂龙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。

眼看因为房子的事让自己的婚姻破裂、劳燕分飞，江桂龙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2007年8月15日，江桂龙一纸诉状将李树诚、李忠水告上法庭，请求法院判决撤销房屋买卖合同，返还房屋，退还房款并赔偿房屋装修款及自己与妻子的精神损害赔偿费2000元。

2007年9月17日，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一奇案。2007年11月20日，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：1、原告江桂龙与被告李树诚签订的《房屋买卖协议》合法有效；2、被告李树诚赔偿原告江桂龙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；3、驳回原告江桂龙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(文中人名为化名；谢绝转载、上网)阿勤

他为3天婚期66年苦守的爱情讴歌

和蔼可亲的他个子不高，童心不老，是一位人见人爱的小老头。当他走进菜市场，小商小贩们就会像触电般大呼小叫起来，有喊乔老爷的，有喊小老头的，还有唱着他的歌和他开玩笑的……嘻嘻哈哈，亲如老友。尽管他的头衔很多——词坛泰斗、艺术家、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……但在街坊眼里，他就是一个让人亲近的普通“老头儿”。这就是乔羽。一代又一代人听着他写的《刘三姐》《我的祖国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等歌曲长大。这些歌词的背后，是乔羽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……



不识字却非凡响的母亲

1946年刚过春节，国共两党的全面内战即将开始。18岁的乔羽踌躇满志，想出去闯荡人生。不久，机会来了，他被告知可以到共产党办的北方大学免费读书。他将自己的名字乔庆宝改作乔羽，准备离家。时局所限，这一切他要保密，即便是对自己的母亲。

枪炮声在城外响起，乔羽偎着恐惧不安的母亲，坐了一个通宵。第二天，乔羽说出去办点小事，就这样，他离开了家乡山东济宁。此时，乔羽的母亲已承受了二儿子乔庆瑞离家之痛。乔羽14岁就失去了父亲，而二哥乔庆瑞14岁时为了革命离家，时隔8年才回家，结

家是一个清贫之家，为了节省灯油，每天睡觉都很早，母亲说“早睡早起，打发两眼欢喜”。这时，便是我央求她讲那些听不够的故事的时候了。夏夜她用蒲扇打着蚊子，冬夜把我搂进温暖的怀抱，“大门闩，二门鼻，簪帚疙瘩来开门”，故事就这样轻声细语地讲起来了……

乔羽从母亲那里获益匪浅，一是他直接根据母亲提供的素材，在20世纪50年代初创作了《门闩、门鼻、簪帚》的剧本，后被北京儿艺改为《果园姐妹》演出（乔羽因此获得宋庆龄亲自颁发的全国儿童文学奖），从而使乔羽正式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；二是母亲以耳濡目染、潜移默化的方式，让后来从事艺术工作的乔羽“根植于民间”而毫不动摇，受到百姓的无比喜爱。母亲对乔羽的影响至关重要。

一首《思念》唱尽苦命的二嫂
除了母亲，苦命的二嫂在“乔老爷”心中的地位也非同一般，那首脍炙人口的《思念》，就是他写给3天的婚姻而苦守了66年的二嫂的。

二嫂的名字叫张福贞，与乔羽的二哥乔庆瑞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闪电结婚。在外闯荡了8年的乔庆瑞，父母之命难违，糊里糊涂把“堂”给拜了。当新娘张福贞伺候他洗脚时，他顿时觉得眼前一亮，这才发现苍天赐给他的原来是一个美人，两人倍感相见恨晚，乔庆瑞却接到部队命令火速归队的急电，从此至1988年的51年间，乔庆瑞音信全无。

原来乔庆瑞随国民党某军团于1949年10月撤离大陆前往台湾，并娶妻生子。而张福贞为仅有3天的婚姻苦

守了66年。
1988年，乔庆瑞回大陆探亲，张福贞和分别了半个世纪的丈夫搂着头号啕大哭……这最后的相聚仅有29天，乔庆瑞匆匆返回台湾。回台湾后，乔庆瑞一病不起，于1997年辞世。6年之后，张福贞也告别人世。家人按照她遗嘱将她的骨灰撒进大运河，她要从运河进入大海，与她一生只见过两次面的丈夫永远融合在水中……

母亲的、父亲的、大哥的、二哥的、二嫂的、乡亲的、朋友的……乔羽经历着、感受着他们的情感世界，这种阅历渐渐化入内心，积淀为丰富的情感矿藏。初夏的一天，与一只盘旋在身边久久不肯离去的蝴蝶邂逅，乔羽的心灵深处便有了供它自由飞翔的空间，它激荡着诗人的热情。随后，一首温情得让人流泪的作品《思念》破土而出：“你从哪里来/我的朋友/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/不知能作几日停留/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……”

夫人是家里的“超级女声”
“她声音很高，老在家里训我，是我们家的‘超级女声’。”日前在回答笔者采访时，乔老爷子幽默地把自己的夫人佟琦起了一个“超级女声”的爱称。乔羽夫妇从1954年结婚以来，始终不离不弃，相亲相爱。这相濡以沫半个世纪，风雨携手50余年的“金婚”背后，有没有什么经营爱情的秘诀？

乔老爷又不无幽默地回答：“我也没觉出金婚有什么不容易，谁知道它怎么就金婚了呢？但只有一条我有体会，就是你这一辈子别中途换人，你一换人就很难金婚了。”

乔羽出身贫寒，他的夫人

佟琦却出生于名门望族。父亲是东北有名的将军，母亲是清朝的皇亲。1954年的夏天，正当乔羽创作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的时候，月下老人向27岁的乔羽和17岁的佟琦抛去了一根“红线”。从此，他们荡起了爱情的双桨。

佟琦爱干净整洁，乔羽则是进入写作状态就忘记一切的人。在洗手问题上，老两口常常会发生争执，她要求他要常洗手，以防病从“手”入，而他则埋怨她有点刁钻。一次，他终于憋不住了，申辩说：“洗一次可以，但不能洗5次呀！一次不是刁钻，5次难道还不是刁钻？不信你试试，让你在进书房前洗一次，出书房后又洗一次，进厨房时洗一次，出来后再洗一次……”幽默风趣的“申辩”，让两个人一笑而过了。

佟琦从来不在小馆子里就餐，而乔羽却乐于在街边小店消磨一点时光。谈到这点，乔羽面带难色，无奈地说：“我老婆是贵族，我是平民。各有各的爱好，各有各的习惯，两人有冲突时，不要那么较真儿，让一步海阔天空嘛！”

有次在黄山丹霞宾馆的餐桌上，有人问：“乔老爷，这次为何不带夫人来？”他呵呵一笑：“她来了，我端起杯子她就在桌子底下踩我，这岂不要败坏词家们斗酒诗百篇的兴致？”夫人不在身边时，乔羽喝酒抽烟都是放得开的，而夫人在身边时，他总是低眉顺眼。

乔羽喜欢喝酒，他会喝，自称“打遍天下无敌手”，现在虽然是将近80岁的高龄，但一顿也能喝上半斤酒，尤其是好酒，要是茅台、五粮液就越能多对付点儿。佟琦是学医的，知道过度饮酒对身体不

好，对乔老的饮酒平日管得很紧，也免不了唠叨几句，超过半斤就坚决不让再喝了。乔老爷对夫人的管束是“忍”，佟琦则对他的嗜酒是“一忍再忍”，两人在“忍”与“一忍再忍”中，一晃过了50多年。

报贩子称他为“老头儿”

偶尔，乔老爷子也会以嘉宾身份出现在CCTV举办的大型演艺活动中。让人们感到惊讶的是，无论是词坛名家、著名歌唱家还是当红的年轻艺人，大家都一口一声“乔老爷”向他打招呼，有的甚至就直呼他为“老爷”，乔羽都答应得那么自然那么开心。乔老爷解释说：“这个称呼可谓历史悠久，那还是上世纪60年代电影《乔老爷上轿》轰动影坛的时候，一群圈内人发现我的音容笑貌很像剧中人乔老爷，再加上我正好也姓乔，于是就赐给我‘乔老爷’的称号。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时间一长大家就这么叫起来了。”

乔老爷住在北京方庄时，与附近的小商小贩都很熟，笔者亲眼见过他每天都到一个有残疾的年轻人那里买报纸，小伙子看见他就亲热地叫：“老头儿，晚报来了！”

人物传记一般是从童年写到暮年，而乔老爷的个人传记《不醉不说，乔羽的大河之恋》却是越写越“年轻”。这也是乔羽晚年的一大特点。他60岁的时候写出了年轻人最喜欢的《思念》，61岁时写出了《大风车》，63岁时写成了《夕阳红》，简直是把夕阳写成了朝阳。他说，很多时候人的灾难来自于野心，如果人们多一些童心，世界就会不一样。

海云/文 据《北京纪事》